

論語徵

七

卷

九

書經		
卷	冊	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學 校	縣 中	滋 賀

五

173.83

207

Vol 2



論語徵乙

物茂卿著

八佾舞於庭。八佾舞連讀。世人佾下斷句非也。春秋

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氏傳。公問

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

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六羽

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

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

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



論語徵乙

卷之五

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
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
可言也穀梁傳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
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
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何佾杜預皆
謂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
四人服虔謂六八四十八人四八三十二人二八十
六人服虔蓋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
誤為二佾也何杜以為舞勢宜方是或然矣且天子
六十四人則大夫三十二人為太過矣況士豈能辨

十六人乎故何杜於理為優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恐
傳譌也左傳尸子為可據已杜預曰魯惟文王周公
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
婦人之廟詳問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
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由此
觀之他公僭用而季氏遂僭之也但明堂位無文王
則杜預亦誤矣於庭古來無解邢昺以為家廟之庭
殊為不通竊疑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天
子之廟八佾舞於庭伯禽適造臺以舞之所以尊天
子之樂也後世有舞臺或昉于是邪是誠臆說別無

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孫丑篇

所據然於庭二字非此不通姑錄以俟後君子也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邢昺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
最難容忍集註范氏因之是於忍字之義為得之然
非聖人之言矣小人唆人激變者其言率如此不可
從也謝氏曰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
而不為乎是忍字本諸孟子孟子創言性善而與楊
氏之徒爭仁內外故引不忍人之心以為仁之端遂
又有不忍人之政然求諸古言以忍為美德而未有
以不忍為貴者矣求諸理聖人亦有不忍之心而聖
人之思深遠焉故未有以不忍為教者矣蓋其究必

小不忍亂大謀是衛靈公也

成婦人之仁故也小不忍亂大謀此先王之法言孝
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故知非孔子之言矣且
責季氏以心術豈不妄哉此章之義蓋為昭公發之
昭公亦小不忍以致乾侯之禍故云爾季氏之僭不
啻一世從前魯君所忍是尚可忍也僭之大者尚可
忍也則無不可忍之事矣魯君能以此為心季氏之
僭可正而魯可治焉聖人之言皆有作用宋儒迺以
理以心而已矣不可不察

三家者者字語助無意義如三子者之者古者歌詩
皆有所取於其義而雍詩於三家之堂莫有所取焉

三子者先進篇

作者之謂聖禮記
樂記

書洪範

爾雅釋詁

於魯君之堂亦莫有所取焉。孔子不斥其非禮，但以詩言之。若訝之者，然所以開喻也。集註廼曰：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大失聖人之辭氣也。且無知妄作，本作者之謂聖之作，豈可引於此乎？相儼相也。訓助者，字義耳。其實相自相助，自助不可混矣。辟公，五肅以為國君，諸公為是。鄭玄以辟為卿士，公謂諸侯。書惟辟玉食，豈卿士之謂乎？邢昺疏：毛萇以為諸侯及二王之後，然毛傳無之，可謂妄矣。曲禮：天子穆穆，爾雅：穆穆美也。穆穆蓋深遠意。天子行禮有辟公為之儼相，則天子廼若無所為者，唯見其穆穆然美。

已是雍詩之義也。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臯州先生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其為帝者，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而已。都兪吁咈于其內，得一言則君臣交相拜而相咏嗟，非截然而不相及也。堯得舜而三載命之陟位，受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輯五瑞，狩四嶽，不聞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陟，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以疑舜議也。堯舜之

王龔州四部稿
成王賜伯禽禮
樂辨

於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於周公，師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以親則爲其父弟者也。存而負宸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且以周公之功與舜禹並，而尊親過之，不復子則禪而帝，復子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而曰非者何也？夫秦而始君朕也，君父皇考也，而臣弗與也。其尊若天，而臣若草芥也。吾故曰：叔子之爲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茂卿曰：大氏後儒謂禮萬世不易者，是其心有自以爲禮者。故妄意成王伯禽皆非矣。夫禮爲一代之典，周禮周公作，而成王伯禽親受之。故成王

孔子所謂非禮見後禘論

伯禽非禮歟，則孰爲禮？豈不肆乎？故孔子所謂非禮者，謂其後也。

禮樂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仁安民之德也。故苟非仁人，則禮樂不爲之用。故曰：如禮何？如樂何？此以在上之人言之也。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皆不知聖人之道爲先王之道也。不知此章之言爲在上者發之也。仁齋先生曰：慈愛惻怛之心，衆德之所由生，萬事之所由立。仁人之於天下，何事不成？何行不得？況於禮樂乎？此不知禮樂者之言已。

辟諸博埴作器雖器皆埴也先王作禮樂以仁而已矣故孔子曰夫仁者制禮者也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故不仁之人不能用禮樂也

孔子大林放之問蓋世人所見者小故徒以禮為美觀林放獨能疑禮之意本不在是而問之是其所見者大孔子所以嘆也朱註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是不得大哉之解以全體言之理學者流哉又其言曰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云云殊不知禮之有繁者乃其所以物為之制曲為之防豈可以為非乎大氏後儒迫急之見未免直情徑行戎狄之

道貴質賤文亦本諸二精粗耳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古語孔子不直語其本而引此使放思而得之孔子之教皆爾何以知其為古語答與問不正相值也它如忠信為禮之本以人學禮言之如恭敬以行禮之心言如上章人而不仁以在上之人言之至於此章則以人所行之禮言之奢謂其心以禮為美觀務求備其財物而不知侈其用也儉謂其心在節財用而不知物不稱其義也易去聲包咸曰和易也非矣朱註訓治得之但其說曰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非矣蓋謂富貴之家助喪

之人多。而百官皆備衣食棺槨之用不乏。一切治辦也。戚謂貧賤之家無助喪之人。衣食棺槨不備。事事艱難。轉增哀戚之甚也。夫喪之為禮。所以致哀也。節文之詳。豈損哀乎。且喪不可屢。豈有所謂習熟者哉。大氏宋儒忽略字義。遷就以成其說。如儉字本謂節用也。朱子以溫良恭儉讓為聖人威儀。遂解儉為節制。至於此章亦以質勝而文不足為儉。遂引禮運汗尊杯飲為說。夫任口言理。莫不可言者。然字失其義。亦影耳。易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正與此章相發。儉以用言之。豈非

財用乎。戚易與奢儉對。豈徒以節文言之哉。夫禮以教中。本文曰與其曰寧亦不得已。以取儉戚者。而非儉戚為至也。而孔子所以言之者何也。禮器曰。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故君子之行禮亦必視其財物。為之進退。古之道為爾。如今也。純儉吾從衆。豈不然乎。柳弓曰。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子游問喪具。夫子曰。

今也純儉子罕篇

從曾子曰下至我何慎哉共見禮記檀弓

稱家之有也。子游曰：有也，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也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是皆言君子行禮，視財物與世進退之，有時乎取儉與戚也。曲禮曰：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禮

器曰：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皆言先王制禮時亦已視財物之所出，定其度數也。孔子曰：夫仁者制禮者也。言先王之制禮，求以安民也。仁者愛物，謂其節用而不傷民也。今林放苟知君子有時乎取儉與戚而思以求之，則知先王所以制禮之意在仁焉。是所謂本也。是林放問本之所以爲大也。宋儒昧乎字義而不知道，乃以文質釋之，謬之大者也。遂至或謂

孔子欲損周之文以就夏殷之質。殊不知奢儉皆謂同行斯禮。而其所以用財不同。已豈有文質之異哉。且林放豈與顏子同科。而足以語制作之意哉。可謂妄已。又仁齋先生以禮貴得中。非聖人之意。蓋禮所以教中也。禮者先王所立以爲極也。所以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也。是乃以聖人所立禮爲中也。非使人以己意取夫中也。世多欲以己意求夫中。則仁齋先生言之者是矣。然儉自用財之道。不與中相關。而乃以儉與中對論者。非矣。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無也。諸夏諸侯之

國也。是聖人之貴禮義也。雖有君而無禮義。是其去禽獸不遠焉。孔子之時。諸夏雖有君乎。猶亡之然。然先王之澤不斬。禮義尚存。故孔子以爲勝之矣。程子解失於不如之語。不可從也。

周禮大宗伯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玄註。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此章古註以爲譏僭。朱子因之。然觀其引林放。則孔子之幾。必在奢而不在僭。則必季氏爲魯侯旅者。而其行禮徒務美觀。故爾後儒每言及季氏。則輒謂僭也。豈不泥乎。

揖讓而升。下而飲。中間不可句。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按儀禮。射時。升降皆揖讓。飲射爵時。亦揖讓升降也。朱註。升句。非矣。蓋射之爭。爭於中。禮射不主皮。則所貴在和容。故其爭以揖讓行之。所以爲君子也。皇侃曰。它事無爭。而於射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必設蓬矢桑弧於門左。至三日夜。使人負子出門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于天地四方。故云至年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諸侯。並貢士於王。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

祭。得預於祭者。進其君爵土。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不預祭。不預祭者。黜其君爵土。此射事既重。非唯自辱。乃係累已君。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故顏延之曰。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

倩。毛傳好口輔。馬融曰。笑貌。眇。毛傳白黑分。馬融曰。動目貌。義相通。蓋笑之美在口。輔動目之美在黑白分也。素以爲絢兮。何註以爲詩。衛風碩人。逸此一句。朱子併出二句。直以爲逸詩。未詳孰是。絢。馬融曰。文貌而不解。一句之義。邢昺曰。莊姜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果其說之是乎。詩之義。

本謂禮而孔子引繪事為迂且詩之義本謂禮而子夏曰禮後乎豈足為起予乎朱註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是因孔子引繪事而謂詩本言畫可謂泥矣且後素失義不可從矣繪事後素何晏註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此說與考工記凡畫績之事後素功合但鄭玄註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汚也義為迂矣朱註加一於字而曰謂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是其意據禮器甘受和白受采耳殊不知彼主行禮得忠信之人此主學禮貴美質其義自別也且先

素而謂之後素後素迺以何措辭乎且繪與畫不同畫泛言之繪則畫布如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曲禮飾羔雁者以績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皆爾朱子以粉地為解則以為畫圖可謂不識字義已蓋詩素以為絢兮謂傳粉也絢者謂爛然有光也美人得粉美益彰績事得布素分間五采益明美質學禮其美益盛非美人也粉適成醜非五采也布素何施非忠信之人也禮不可得而學此章之義也起予朱註盡之蓋聖人好學之篤與羣弟子相答問其意每

子貢所謂見子張
篇

謂藉此以廣己之意智。迺所以誨而不倦也。後人徒以謙虛無我贊之。抑末矣。

夏禮吾能言之。仁齋先生據戴記之訓。適文辭各殊。可謂泥矣。朱註盡之。古註文獻為二國之君。文章賢才。徵訓成。誤矣。如子貢所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獻足徵也。文獻不足徵者。言二國無識夏殷禮之人。與典籍也。徵如中庸無徵不信也。蓋孔子洞知古聖人作禮樂之心。又熟知人情世變。故夏殷之禮。雖殘缺。僅得一二。推知其餘。如眎諸掌。而謙曰。吾能言之。豈唯言其義而已哉。然無徵則民不信。

升庵外集經說部

過此以往。易繫辭

易上象傳

故孔子不傳夏殷禮。是此章之義也。升庵曰。左傳不徵辭。註徵音證。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作證。可以定其音矣。

禘自既灌而往者。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故訓後以天時言之。往為前來。為後以人事言之。來者其所從來。往者由此而後也。禘禮失傳。故其詳不可得而知矣。然灌所以降神也。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王弼引此章。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灌盥裸。通用觀示也。上之所以示。下之所以

觀在灌而不在薦重故也。豕傳曰：大觀在上，蓋孔子之於禘，欲觀其大者而不欲觀其小者，貴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亦言所觀在本也。但曷觀盟，凡祭皆然，此特言禘者，禘為大祭，故特言之歟。禘所以享帝也，祭義曰：唯聖人為能享帝，此其所以特言禘歟。何註以來，以魯郊禘非禮為說，不知何以知其為魯邪，以非禮而不欲觀，則灌以前何擇也。又如朱註以誠意未散，浸以懈怠解之，大失其義矣。夫灌而易能乎，則易何以言觀盟而不薦乎。且所謂禘者，禘嘗之禘邪，王者大祭之禘

邪，何以必以非禮解之，可謂不通已。皇侃曰：先儒舊論灌法不同，案鄭二註，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註尚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

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孔子適周，禮皆殘缺，不可得而考也。吾舍魯何適矣。周禮盡在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故周公若是其隆焉。及後世，惠公請郊，廟遂祀羣

公，皆用天子禮樂，是天子禮樂不屬諸周公，而屬諸魯。屬諸魯而後，周公之隆不可見矣。故曰：其衰矣。郊

禮記禮運曰：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弇州論見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

家語郊問

祀天配后稷而不祀周公。天與后稷，非魯所得祀。則昉乎惠公之請者審矣。後世之禘，又非伯禽時之禘。故曰非禮。弇州先生以郊禘為皆非後世之僭，而謂晉文雄伯而有崇勳，襄孱王而卻請隧，魯弱國而未聞以僭禮樂討，且魯得僭之，齊晉先矣。奚待魯也。其言雖辨，孔子既曰非禮，則其非昉伯禽者審矣。且家語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亦不深考已。夫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既為非常之典，則後世郊禘之非禮，亦得藉口。齊晉之不以僭討者，周公之餘威也。

不王不禘禮記大傳

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此據程子之說，而以成王伯禽為非禮。按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祀周公用禘禮也。不曰禘周公，而曰以禘禮祀周公，則非禘者審矣。豈所謂天子禮樂者，禘禮歟？抑將所謂天子禮樂者，不必禘禮，而用禘禮者，後世之僭歟？是未可知矣。意必因得用禘禮而遂禘焉耳。呂覽惠公所請郊廟之禮者，廟蓋謂禘歟。要之孔子所謂魯郊禘者，以當時言之，而非伯禽之舊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古註。

呂覽先當染篇

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是不知示之為眎也。其如示諸斯乎。如視天下於掌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語勢相同。

禘之說。朱子以仁孝誠敬之至言之。仁齋先生曰。治天下之本。在感應之孚。是一端耳。夫禘禮弗傳。故後世自言。知其說者皆妄矣。大氏古聖人之道。奉天道以行之。尊祖宗。合諸天。禮樂刑政。皆受其命。是其大端也。諸儒爭務高其議論。而遺其大端。我所不取也。

祭如在。古經之言也。祭神如神在。釋經之言也。下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如色斯舉矣。章也。大氏後儒深泥

論語為孔子語錄。殊不知一時門人以其意錄之。或記孔子言行。或記詩書之義。故其例不同者如此也。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本諸孔安國。然祭豈必先祖乎。神豈必外神乎。可謂不知而為之辭已。范氏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不曰至不至。而曰有無。宋儒之廢鬼神尚矣。仁齋先生曰。盡吾不得已之至情而已爾。豈問其享與不享。大氏後之賢者。其所見不勝阮瞻而上之。悲哉。剖樹以求花於其中。烏能見之。謂之無花可乎哉。易曰。知鬼神之情狀。是聖人之事也。後世儒者皆理學。烏能知之。

又按。不曰如親在。而曰如神在。事死如事生。語其心也。禮則否。雖親亦神之。雖妻亦拜之。可以見已。後儒昧乎禮。而不知此義。故文公作家禮。主事死如事生之義。可謂陋已。文獻通考載天寶詔。宗廟祭。引祭神如在。可見古來註家。亦有不若孔安國說者矣。孔安國與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天以喻君。而無五祀之說。觀於無所禱也。則朱註為優。朱註五祀之禮。據鄭玄月令註。又王孫賈意。與以喻君。竈以喻執政。而諷孔子。孔子直以天答之。若不知諷意者。然其言也。厲豈可謂之遜乎。王孫賈托禱祀言之。則孔子亦

以禱祀答之。若不知諷意者。是所以為孔子之言也。天道福善禍淫。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朱子乃曰。天即理也。仁齋先生曰。天之道。直而已矣。其論非不美矣。然皆以已心言之。以知天自負。豈不倨乎。集註凡祭五祀。皆設主。而祭於其所。按鄭玄月令註。祀戶設主于戶內之西。竈在廟門外之東。中霤設主於牖下。祀門設主於門左。樞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較上。是也。其主。鄭註周禮。以菩芻棘柏為之。菩音員。按字書。菩。陽宮。漢書作萑。陽宮。迺音員之誤。鄭註聘禮。禮畢

大雅文王詩宜鑒于殷
大季作依鑒

乘車輓之而遂行。迺知其主皆權時設之。祀畢棄之。非若宗廟之主也。周監於二代。孔安國曰。監視也。皇侃邢昺疏。以比視。迴視解之。以余觀之。如儀監於殷之監。蓋以二代為監。戒曲為之防。故制度詳密。所以文也。孔子從之。以備也。以時也。仁齋先生曰。聖人每惡奢而從儉。今於周之禮。則獨從其文之郁郁者。何哉。蓋道得當為貴。自治之道。不可不儉。朝廷之禮。不可不備。夏商之禮。質而不備。周之禮。文而得當。此夫子所以特從周也。可謂不知而強為之解者已。林放問禮本。何以知其

為自治之禮。周監於二代。何以知其為朝廷之禮。本
文所無。取諸臆。豈不妄乎。禮有財物。奢儉皆以用財
言之。豈文質之謂乎。季氏旅泰山。可謂非朝廷之禮
哉。而孔子引林放。豈非惡其奢邪。夫朝廷之禮。其用
財物。豈不廣乎。朝廷而不貴儉。豈聖人之心哉。麻冕
豈不用諸朝廷哉。且聖人之道。文也。夏以夏禮為文。
殷以殷禮為文。周以周禮為文。皆以其時也。當夏殷
之時。豈有意於為質乎。自後觀之。而後以周為文耳。
文即中也。非比並文質而取其中也。且以周為文者。
非就殷之質而加之以為文也。且道以當為貴者。出

麻冕見子罕

古曰語見禮記檀弓
子思謂見中庸

於何典。是朱子以當然之理訓道之見也。孰謂仁齋先生知道也。又曰。孔子於自治之道。不取周禮於朝廷之禮。則取之。聖人處事之權衡也。夫禮豈事之倫哉。其人不知禮。故輕視禮爾。古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是孔門之教也。不然。子思何謂憲章文武大臣後。儒動輒曰。萬世不易之禮。斯見錮其胸中耳。仁齋嘗謂宋儒死定。豈非操戈入其室邪。此章之言。孔子自言制作之意。當其時。俾孔子制作。則從周者獨多也。亦如答顏子為邦之問焉。

子入大廟。每事問。古必有此禮。故孔子曰。是禮也。孔子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是解禮意。已朱註曰。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是禮無之。而孔子以口給禦人也。烏在其為孔子乎。孔子曰。是禮也。豈不較然著明乎哉。而猶云云者。廼不信孔子之言。而信或人之言也。悲哉。

鄒人之子。輕孔子之辭。它如武氏之子。臧氏之子。顏氏之子。皆指少年言之。

武氏之子。臧氏之子。取證在傳。顏氏之子。易繫辭。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馬融曰。射有五善。馬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

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為力
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正義
曰二曰和容衍和字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
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因按周禮地官鄉大夫之
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
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
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
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
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
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

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
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
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
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
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
之此馬融所本力役與禮射相關者如此矣又按鄉
射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
降鄭玄註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
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
為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

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朱子能引此而失其義。蓋疑為力之為力，伎遂以主皮為貫革耳。大氏後世儒者，徒識字而不知古言，為力為政古言也。主皮亦古言也。不知古言而欲以字解之，所以失也。古有

禮射焉。有主皮之射焉。有貫革之射焉。禮射主禮樂。主皮之射主中的。貫革之射主力。凡言射者，如必也。射乎類，皆禮射也。是君子之射也。主皮之射，庶民之射也。貫革之射，力士之射也。布侯而棲皮為的，故中的為主皮。朱子混皮革為一，大誤矣。凡言革者，如衽、金革及兵革，皆謂甲冑。故貫革者，謂其力穿甲札，豈不誤乎？又如楊氏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其於後世演武之射，尚且不知之。況於上古禮射乎。可悲哉。不習於禮，其少者，豈不悲乎？夫禮射，先王之禮。古未載簡，載簡自孔子始。蓋孔子有得諸

文獻不足故也本篇
賢者識其大者于張
篇

禮記禮器曰禮也者猶
體也

禮記仲尼燕居曰禮也者
理也

古云書仲尼之語

遺文者又有得諸聞見者如文獻不足故也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豈不然乎去羊則禮不可
得而見之孔子所以愛也且孔子求禮也艱故愛之
且禮者體也道之體也禮亡則道隨亡豈不惜乎仁
齋先生解曰禮理也羊物也禮隆則物賤禮污則物
貴蓋禮隆則義為之主用牛不可則用羊用羊不可
則用豕此其人尊孟子過於孔子蓋嫌此章之義似
碍宣王以羊易牛之說故為此言耳殊不知孔子惜
周禮之垂亡孟子廼在禮亡之世誘宣王以仁政所
主不同有何窒碍也且禮理也出戴記而理訓治其

以義理解之謬矣古云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是禮與
義殊也古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如之何遽以義變
之哉且子貢之愛羊豈憐其無罪就死地乎亦惜費
耳孔子欲不廢羊而已則欲易以豕果何心乎告朔
之餼羊傳三十三年左傳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
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哀二十四年左傳晉師乃
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聘禮註及論語皆云
牲生曰餼由不與牽相對故為生也告朔周禮大史
職頒告朔于邦國鄭玄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
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春秋文公六年閏

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
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文公十六年夏五
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
乎禘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
甚矣何休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
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
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
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
朝莫死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于朔者感月始生

而朝僖公五年左傳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
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杜註視朔親告朔也襄
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左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王
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
廟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
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摠成敗以效能否
執小柄必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誠信足以
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
自進而無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
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

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迴心於左右政之批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遷坐正位會群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閏非常月緣以闕禮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經稱猶朝于廟也經稱告月傳言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每月之朔必朝于廟因聽政事事故而禮成故告

以特羊合而觀之告朔告月一也朝廟朝正一也視朔聽朔一也三者相因耳祇告朔據論語春秋則告于廟之義據穀梁則天子告于諸侯而周禮似亦同穀梁也意者天子既告于廟而以其所告于廟者頒之諸侯故曰頒告朔而穀梁字誤耳所告之廟穀梁以爲禰廟何休以爲太祖廟以理推之何休爲優也然漢儒又以司樽彝職朝享合諸祭法月祭而謂卽朝廟之事月祭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故穀梁以爲禰廟歟其實經無明文漢儒以臆道之蓋告朔之羊因告而祭之非正祭也故朝享月祭恐別矣又按文

公十六年公羊傳曰公曷為四不視朝。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朝。自是公無疾不視朝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朝。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解論語者謂魯自文公不視朝。據公羊之文焉。又皇侃曰。鄭註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特與也。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為魯發也。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此或然也。然秦以後君臣之禮與三代異焉。故後世讀春秋時之書。以為無禮者。未必皆為無禮。且孔子未嘗事它國。唯魯衛則為魯發者審矣。仁齋先生曰。人臣之於君。以盡禮為

本譏夫子以為諂者。本非昏愚柔懦之人。必是揚己教物不知遜讓者之言。其流必至於賊道。故君子惡焉。荀子之言曰。道義重則輕王侯。非也。王侯豈可輕者邪。其輕王侯者。適其所以不知道義也。予讀其書至此。益知其操心之僻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在孟子則是之。在荀子則非之。果何心哉。大氏山林之士。名見於王侯之前。廟堂之禮。百官之儀。皆其平生所不習見。卒然遇之。怯者氣奪而不能言。勇者有所矜而言激。是亡它也。積威之漸也。入門執戟森如。上殿執法威如。抗聲大言則譙之。濶武徐步則訶之初

而僂中而僂卒而膝行不敢仰眎俯伏不敢興是世俗之禮也蓋先王之知其卒必至如此乃作人臣之禮進退有節佩玉鏘如者不欲若是其遽也拜興有度張拱翼如者不欲若是其卑也是豈翅爲美觀哉所以優人臣也夫然後君不以奴隸眎其臣而臣得盡其言此三代之禮也故先王之思淵矣哉士之見大人不能不見其巍巍然也是以制此優游不迫之禮使進退以之其心存乎禮樂而不見其巍巍然者既以此爲禮君亦不尤其似乎慢焉至矣哉如曲禮曰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

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故孔子見南子南子拜非以客禮也雖臣亦然又如聘禮大夫使鄰國其君迎于門其所以異於國君者以內外已君揖入每門每曲揖入廟門三揖至于階三讓其所以異於國君者君一臣二已升堂君受玉其所以異於國君者亦君一臣二已豈不然乎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廢而君益倨臣益卑故孟荀之言興究其弊亦或有若仁齋之言者及秦并天下倨者益倨卑者益卑其所定以爲

朝廷之制者世俗之禮耳。後世不改一沿其制。故秦漢以後以無禮責其臣者皆暗君也。獲無禮之譴者多為忠臣也。何者喜則賞怒則罰賞罰之權在君臣安得輕之。故能輕王侯藐大人者秦漢而後是為君子。禮殊故也。段使後世人君視於三代人臣則其不以為無禮者幾希矣。仁齋不之知而非荀子者亦為其不知禮故也。且下章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臣之事君不患其無禮而患其不忠勢之必至也。故孔子不言禮。以此觀之予故知此章之言孔子為魯發焉。三家強而公室弱人皆附三家而輕公室。習

以為常。故以孔子為諂者有之。而孔子違俗而必盡其禮亦所以張公室抑三家也。不焚樂而不流管仲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古文辭簡爾。何者定公之問也。臣者君之所與共天職也。故君使臣以禮臣者代君之事者也。故臣事君以忠。然施之必由君始焉。但以易簡易欺言之。補弊之言耳。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其聲也。朱註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

禮記雜記喪稱哀子
詩兼我辭哀之父母

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
正也是主辭義言之非矣主辭義言之樂而不淫尚
可言矣至於哀字則如孤哀子之稱及哀哀父母皆
施於死喪者於關雎之詩實無其事故朱子易以憂
字可見其謬已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
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宮亂則荒商亂則陂角亂
則憂徵亂則哀羽亂則危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
絲聲哀竹聲濫左傳季札觀樂為之歌豳曰美哉蕩
乎樂而不淫為之歌頌曰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皆以
聲言之可以見已孔安國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

左傳襄二十九年

傳記指公羊

其和也蓋言其得中和之聲也古註之不可易如此
哀公問社於宰我邢昺疏張包周本以為哀公問主
於宰我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皇侃疏亦曰鄭
註論語為問主今按練主用栗見於傳記則作主為
是使民戰栗敬也是宰我以意解之成事不說遂事
不諫既往不咎三句古語孔子誦之以責宰我蓋主
用栗其義不傳若以意為之解穿鑿傳會所由興也
故孔子不取爾孔安國本作社曰凡建邦立社各
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
栗便云使民戰栗朱子曰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

會其說與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故責之。仁齋曰。王者受命王天下。必改前代之制。以新人之觀聽。三木皆老蒼堅強。隨地能生。故三代建國。自王朝至于侯國。植之以爲社主。至周兼寓使民畏刑之意。是仁齋意。謂社主之制。通於天下。故不取土宜之說。朱子求孔子所以責宰我之意。不可得。則旁采戮人於社之義。是豈宰我之附會哉。夫周用栗。其義在當時。宰我既已不知。而數百載之後。孔安國言之。千有餘歲之後。朱子又言之。豈非臆斷乎。使孔子聞之。豈不以責宰我者責之邪。旁考

粉榆社見漢書郊祀志
標社見莊子人間世

它書有粉榆社。標社而不必皆松柏與栗。則社主通於天下者非矣。且社豈有主哉。祀天於郊。圓丘地於方澤。名山大川與社稷皆類焉耳。其無主者審矣。且松柏栗之爲社無徵也。練主用栗有徵也。故舍彼而從是。

孔子無尺土之有。亦異於湯與文武焉。使孔子見用於世邪。唯有管仲之事已。然其時距文武五百年。正天命當革之秋也。使孔子居管仲之位。則何止是哉。故孔子與其仁而小其器。蓋惜之也。亦自道也。夫孔子小之而終不言其所以小之。可以見已。夫管仲以

諸侯之相施政於天下。可謂大器已。而孔子小之。或人之難其解。不亦宜乎。揚雄曰。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是書生常言。程朱諸家所祖述。是而為大。咀末儒黷魄。皆能勝管仲而上之哉。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是論經奪席者之言。可謂能言此章之義。而縱橫無敵已。其不鮮孔子之言。亦何殊夫。或人哉。仁齋曰。器小。謂管仲所執之具甚小。不濟用也。可謂不知字義已。大氏詩學不傳矣。後儒之不知微言也。三歸未詳何謂。說苑曰。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

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是三歸之為臺。審矣。至於所以名三歸之義者。或以左右中立。或引算法。皆鑿矣。包咸謂娶三姓。而引婦人。謂嫁為歸。最非矣。按晏子春秋曰。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

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惰而家富，是彰污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間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是三歸，桓公之所賜也。以澤及子孫，及致車一乘，觀之，豈如後世封戶之制歟？得食其入而不封戶，則不得侵其民也。古者食采邑，亦得食其入，而車乘供公家之賦，其併車乘之賦歸諸私家，賞之厚者也。其制蓋有三歸焉。而管仲以此造臺，邪！然至於

三歸之名，則終未可知。已反坫，鄭玄曰：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皇侃曰：坫者築土為之，形如土堆。又曰：兩楹者，古者屋當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之堂。假三間堂，而中央之間堂，無東西壁，其柱盈盈而立，故謂柱為楹。郊特牲曰：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剝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玄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為亢，龍之亢，又為高坫，亢所受之圭，奠于上焉。孔

穎達曰。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邢疏因之。然但釋鄭註在兩楹之間耳。其實鄉飲酒禮。燕禮皆無反坫之文。士冠禮曰。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於西坫南。大射禮曰。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士喪禮曰。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禮曰。設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內。則曰。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爾雅曰。坫謂之坫。郭註。在堂隅坫端。疏曰。坫者堂角也。說文曰。坫屏也。坫垣也。汲冢周書作維解。

曰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孔。鼂註。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升庵外集引此作回阿。而曰此外向之坫也。合而觀之。蓋坫在堂角。其制如屏垣。其上可厝物。貴賤之室皆有之。唯反坫為天子廟飾已。所以謂之反坫者。豈其制外向。有異於群下之坫歟。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則雖廟飾亦屏類已。可移而撤之。為兩君之好。則設之。否則撤之。若後世所傳之坫。則托子類。其物極小。豈可謂之廟飾乎。陳祥道禮書謂此反爵坫也。此度食坫也。此堂隅坫也者。誤矣。

樂其可知也。樂至難知，然伶人為樂，唯翕純皦繹而已。故曰：樂其可知也。古註：五音始奏，翕如盛也。莫以尚焉。蓋九樂之初起也。貴盛不盛不繼，猶如詩之起句邪。然必俟放縱之，然後和。和則若一，謂之純如。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朱註：因之。仁齋先生曰：樂有八音，初起氣聚而不舒也。殊不知翕純皦繹皆語樂之物也。如二家之說，不善樂者亦爾。且五音六律之具，通樂之一終者也。豈初起而皆具乎。可謂不知而為之解已。皦如也。古註：言其音節明也。莫以尚焉。仁齋曰：五音六律明而不混。

妄哉。豈有五音六律並奏者乎。以成古註。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莫以尚焉。朱註：成樂之一終也。非也。言始作至一終。唯此耳。本文：唯言始作縱之二者。而純皦繹節節皆爾。豈得謂若是而一成乎。

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以拘道路為義。朱註：後說為是。儀封人之言。知命之言。知孔子為萬世師。蓋孔子取之。故錄以當得位為解。非矣。

韶盡善。武未盡善。孔安國以來。以受禪征伐分其優劣。而美善無明解。朱子據邢昺。以美為聲及舞之美。

善為美之實。果其言之是乎。武為實不足而外飾聲容之美也。且所謂美之實者。將何以見之。其說以揖遜放伐言之。則不關樂。但就舜武行事斷之也。且不及夏。漢而止。舉韶武亦何意也。且揖遜獨為盡善。則夏傳子者謂何。放伐必為未盡善。則何遺。漢也要之後世儒者不識聖人與道。忽見孟子性之身之等言。妄生優劣。轉以解此章者已。夫善美皆謂樂。何關舜武行事哉。蓋美誠聲容之美。然亦德之美矣。微德之美。何以形諸聲容哉。和正以廣。極乎天而蟠乎地。泱泱灑灑熙熙乎。以盛洋洋乎。盈耳。是謂之美。故美者

以其大者言之也。善歌善舞善琴善笛皆以善言之。善豈外聲容乎。一事一節之細。莫不曲當。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是謂之善。故善者以其小者言之也。聖人之作樂。豈躬自作之。亦必有右夔之倫為之輔。古今人才之盛。唯虞與周。故四代之樂。韶武獨盡美焉。耳。至於武之未盡善。則有司之失傳也。不然周工之不及右夔也。樂記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

吾子之言。是武未盡善之說也。止之則善矣。居上不寬。章朱註為得之言本立而其所行得失可得而觀也。本之不立。雖有善不足觀耳。觀政觀禮觀喪。古有此事。觀其得失。善者效之。不善戒之也。蓋寬者謂有容也。一國之君子蓄一國之民。天下之君子蓄天下之民。唯寬也有所容焉。有所容焉而後群。下得措其身焉。然後有所養而安焉。故寬者仁之本也。不曰仁者。仁至矣。不仁至矣。苟不仁邪。尚何須觀也。不曰慈惠者。慈惠而不寬者有之。未有寬而不慈惠者也。聖人之言。如遠而實近者。如是邪。禮以敬為本。

敬天與祖宗也。後儒或以寬假或以主一無適為解者。皆不識古言也。不識聖人之道也。臨喪者吾臨他人之喪也。臨他人之喪必哭。故或謂哭為臨。

里仁為美。古言。孔子引之。何者。里訓居。孟荀可徵焉。居仁曰里仁。非孔子時之言。故知其為古言也。擇不處仁焉。得知孔子之言也。何以知之。變里為處也。宋儒多謂孔子生知不假學。取諸胸中以言。殊不知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非先王法言不敢道也。豈不較然著明乎哉。而不與己心合。則謂孔子自謙而勉人。何其自信而不信聖人之言也。孟子引此章。

我非生而知之者
見述而篇

孟子引此見公孫丑篇

居仁由義雜章

居天下之廣居
滕文公篇

荀子大略篇

之言而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又曰。居仁由義。又曰。居天下之廣居。數言而不已。蓋本於此。古之學問。守先王之法言。至孟子雖多所發。尚有孔門之遺者。若是焉。趙岐註。孟子曰。里居也。可謂善解。孟子者已。荀子曰。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註。虛讀為居。聲之誤也。豈不然乎。鄭玄解論語曰。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猶之可矣。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古今言雖殊。安有謂仁者之里為仁焉者乎。可謂謬矣。朱子。里有仁厚之俗為美。窘哉。苟能居仁。衆美皆臻。故

三月不違仁雍也篇

道二孟子離婁篇

曰。里仁為美。如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豈不然乎。後儒不識古文辭。就里仁上見美。殊不知要之將來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與知者利仁。其義相發。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故聖人之道。仁莫尚焉。知之而不疑。是謂知。孔門之教。為爾。凡知者必有所擇。故曰。擇非必擇居之謂也。且古人皆土著。擇居之事。至少矣。且二十五家為里。里有仁厚之俗。不近人情矣。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貧賤事每減。削故曰。約富貴養可供樂。故曰。樂不仁者志在已之

仁人心也。孟子告子
篇
於我如浮雲迷而
篇

安利。故久困則為非。長樂必驕佚。仁者之於仁。如四
體之欲安佚。時或離之。輒復思之。知者之於仁。如小
人之見利。雖有不便。勉強求之。朱註失其本心。又曰
非外物所能奪。以仁為本心。以富貴為外物。本於仁
人心也。於我如浮雲。然仁人心也。孟子性善之說。其
實謂仁根於心也。於我如浮雲。謂不義之富貴耳。宋
儒之說。流於老莊。學者察諸。不斗而曰。安於人。仁
人之於民。如和風。其雨之被物。物得其養。而莫不
生長。故其好人。惡人。皆有益於人也。好之至。用之。惡
之至。退之。用之。使民被其澤。退之。使民免其害。是好

惡之有益於人也。是謂之能好惡人。言其盡好惡之
用也。朱子曰。當理而無私心。程子曰。得其公正。仁者
之好惡人。誠公正而無私。然以公正無私求之者。所
以求之愈遠焉。且其公正無私。豈能盡好惡之用哉。
苟不盡好惡之用。可謂不能好惡已。孔安國曰。惟仁
者能審人之所好惡。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者。若是
邪。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
之父母。是也。然豈從流俗之謂哉。以安民為心之謂
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

仁則其餘終無惡。此古來相傳之說。莫尚焉。朱註苟誠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誠字作誠實之解。非也。孔曰。誠能審其為語助矣。朱子尚疑其人雖志仁而未免有惡。故解苟為誠實耳。然苟訓誠實。它絕無之。可謂鑿矣。仁齋先生曰。纔志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無為人之所惡也。其解苟字得之。然其所疑亦如朱子。故發惡字去聲。而引孔子答仲弓。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然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何翅志於仁而已乎。故其所疑。終亦不能釋然焉。殊不知聖人

孔子曰前後見類
淵篇

之言。主教誨英才。故曰。苟能志於仁。則雖有惡亦終歸於無惡焉。後儒但見言之當否。而不知聖人教誨之道也。大氏去惡不如求善。罰惡人不如用善人。去疾不如養元氣。天下之理一矣。故教誨之道。不欲人之務自去其惡。唯心在善。則自然無惡。况仁者衆善之長。志於仁。則無惡。要之其終之辭也。古註為得之。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朱子曰。謂不當得而得之。是唯解字義已。苟唯解字義已。則未可以為人之師矣。仁齋先生曰。所謂道者。即仁也。不處與不去。豈容一其解乎。蓋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此言得富貴之道。

陽貨曰見孟子滕文公

仁而得貧賤
之說似意美而
不得詳義是也
說

即仁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得貧賤之道。即不仁也。仁則安富尊榮。不仁則反之。古聖人之教。皆爾陽貨曰。為富不仁。為仁不富。是小人之言。孟子引此。可謂好辨之過也。夫小人之富。千金萬金。非取諸人。則不積諸己。君子之富。千乘萬乘。人服人從而安富尊榮。均之皆有其道矣。然君子之所以名富。既不與小人同。故所為其道亦殊也。不仁而得富貴。是不以其道也。不可以為君子。故不處。仁而得貧賤。是不以其道也。不害於為君子。故不去。君子者。有在上之德者也。故君尚諸子以名之。為人君止於仁。是在上

不知命堯曰篇
富而可求也述而篇

之德也。君子而未仁。是雖有君子之名。而其實未成。故曰惡乎成名。後世儒者惑於陽貨之言。而不知聖人之心。故其道二字之義。終然不明矣。此章之言。相承之序。所以不煩也。唯仁齋先生之解。可謂不得其辭。而得其心者已。孔子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與此章之言。實相發焉。蓋命也者。自彼而至者也。非我求之者也。不以其道而得富貴。是求富貴者也。故不處。不以其道而得貧賤。是不求而自至者也。故不去。知命而後其心一於仁。一於仁而後君子之名可成。此其所以

相發也。馬融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朱子解本諸。但曰：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此其意以沛然流水貌，故取流離之義，殊為牽強。蓋古言於音而不於義者多矣。顛沛或顛覆之轉音，豈容以字解乎？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即依於仁也。士君子處之與此章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表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此上等之資質，其於仁也，皆不假用力能為之。上章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成德之人也。此以好惡言之，乃性質之異，故不同矣。朱註以成德解此章，非矣。蓋好仁者，惡不仁者，皆

不假用力，而我未見其人，用其力而力不足者，我亦未見其人，是孔子所以勸人用力於仁也。無以尚之。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此贊其為上等資質也。皇侃疏：李充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尚之也。朱註因之。此釋好仁之心，皆通。但孔安國得諸辭為勝，其為仁矣。言其必能為仁也。不則其字矣。字皆不順也。朱註非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莫以尚焉。朱註以不仁者為不仁之事，可謂強矣。能不使不仁者加非義於己，此伯夷之行也。其不為不仁之人所累，此乃所以用力之

易故曰其為仁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乎猶則也。言苟能用力。則人人皆可至。勸辭也。朱子以為歎辭。非矣。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為得之。蓋語其極少也。聖人族人之自信。不欲與人爭。故其語氣如此。朱子加一偶字。語勢迥別。觀過斯知仁矣。蓋古語。而孔子釋之也。言觀羣下之所過。以知國君之仁也。人衆人也。黨。鄉黨也。蓋朝廷宗廟之間。君子所慎。鮮有過矣。但其於鄉黨親戚朋友所在。其過不亦宜乎。國人皆如此。是可以知國君

仁德之化也。古註憤憤。非改觀作怒。則不通矣。朱註黨類也。非古言矣。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然孔子豈曰知不仁乎。且仁人豈必族其有過而知之乎。且觀者猶觀政。觀俗。觀人之觀。皆有歷觀意。可謂不穩已。果其言之是乎。當曰見過。皆不得其解。強為之說者。不可從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先王之道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謂孔子之時也。孔子所至。訪求汲汲乎弗已。恐其墜於地也。夕死可矣。孔子自言其求道之心。若是其甚也。後人不學詩。不知言語之道。本

論語集注

若是故疑其過甚。古註曰：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可謂誤矣。朱註以道為事物當然之理，以聞為真知，以生順死安為說，遂流於老佛，不可從矣。按蔡邕石經矣作也。士志於道，言士必志於道也。不連下句，而取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內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此士之職，得與議政，未足與議者，不足為士也。君子從大體，小人從小體，故士志於先王之道，其心在安民，細民以營生為事，其心在溫飽，故恥惡衣惡食者，無志者也。朱註議於道，士安得議於道乎？程子曰：心攸

皇疏范甯曰：適莫，稱厚薄也。

華嚴十行品

乎外內外之說，其家言已。無適也，無莫也。何晏曰：無所貪慕也。今本脫之。邢昺以為厚薄。朱註：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為有據，莫不肯也。未知何據。記幼讀佛經，似有此字。因搜諸僧，得無量壽經。華嚴經皆有無所適莫之文。華嚴慧苑音義引蜀志：諸葛亮曰：事以覆疎，易奪為益。無適無莫為平。人情苦親親而疎疎，故適莫之道廢也。人皆樂人從己，不樂己從人，故易奪之義廢也。漢書註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譬於一切無偏主親，無偏定疎。澄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疎，無量壽經

論語集注

無量壽經連義述
文贊下卷

慧遠義疏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疎環與連義述
文贊曰適親也莫疎也乃知適莫為親疎者古來相
傳之說而邢昺本諸祇適莫無親疎之義慧苑引漢
書爾雅為確親疎之義由比字而生比者親也故以
親疎為解者乃論語之意也故適莫一意如無偏無
黨耳何晏以無所貪慕解之者以此今儒者多不讀
佛經殊不知孔穎達作正義而古註多不傳佛經疏
釋多作於六朝隋唐之世故苑觀遠興輩皆睹它古
註援以解其書耳如慧苑音義鑿鑿乎有據豈後世
朱子所能及乎韓退之謝顯道皆曰適可也莫不可

韓說見筆解謝說
見集注

無可無不可微子篇

也殊不知無可無不可者孔子之事非常人之所能
及也此章者君子之道泛為凡人設訓豈可混乎祇
韓愈解下句曰惟有義者與相親比得之蓋言君子
之於天下也孰去孰就惟有義者與相親比焉是此
章之意也大氏天下歸仁行五者於天下凡以天下
言者皆主仁其所也此章乃以義言之則以語去就
之道矣至思孟以道與天下之人爭而後動輒曰天
下天下不復主仁後儒不知古言故於古書言天下
者漫不之省也朱子於此章作一切解乃至旁與佛
老爭義之有無大謬矣嗚呼君子豈無親疎此特語

天下歸仁顏淵篇
行五者於天下陽貨
篇

有女懷春見詩召南

學記今之故者曰
其佔畢注佔視也
畢簡也但吟詠所
佔視之簡續不
能通其義與也

去就之道耳。君子懷德則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則小人懷惠。自然
符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懷者思而弗措也。如有女懷
春之懷。君上懷賢則民安其土。其心不在政刑故也。
民輕去鄉者虐政所致也。德政無它。安民而已。使民
安其生。是謂安民。民思恩惠者無恩惠故也。虐政之
效也。朱註。懷刑為畏法。小人之事也。孔安國。懷訓安
懷刑為安於法。學齋佔俾以為儀刑典刑之刑。皆非
矣。皆不識古文辭。四句分為四事故也。主在上之
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者非君子之所貴也。主在上之

人言之。放訓依出檀弓。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
安放。曾子曰。吾欲夏禮。吾欲冬禮。吾欲春禮。吾欲秋禮。吾欲
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朱註。况於為國乎。非矣。禮
者先王治國之具也。言先王為治國故設此禮。而今
不能以禮讓為國。則以先王之禮為何所用乎。是有
禮而不能用之也。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吾道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
孔子所由。故曰吾道。曾子曰。唯唯。然也。如男唯女俞
俞。訓然則唯亦然。子貢曰。然非與。如漢文唯唯。否否
也。又難經曰。然皆如今人曰。是公西華曰。正唯弟子

然非與。衛靈公
唯。否。史記自叙傳
正唯。進而皆

宋儒謂見衛靈公
集注尹氏說

不能學。卽後世政爾也。皆可推宋儒謂曾子深喻之。曰唯子貢不能如曾子之唯。乃其優劣矣。殊不知記者有詳畧也。果其言之是乎。其它諸章。諸子問政。問仁類。唯錄孔子之答而已。迺以爲諸子皆不深喻哉。可謂鑿矣。大氏宋世禪學甚盛。其渠魁者自聖自智。稱尊王公前。橫行一世。儒者莫之能抗。蓋後世無爵而尊者。莫是過也。儒者心羨之。而風習所漸。其所見亦似之。故曰性曰心。皆彼法所尚。豁然貫通。卽彼頓悟。孔曾思孟。道統相承。卽彼四七二。三。遂以孔門一貫。大小大事。曾子之唯。卽迦葉微笑矣。豈不兒戲乎。

過此以往。天理人欲。卽真如無明。理氣卽空假二諦。天道人道。卽法身應身。聖賢卽如來菩薩。十二元會。卽成住壞空。持敬卽坐禪。知行卽解行。陽排而陰學之。至於其流裔。操戈自攻。要之不能出彼範圍中。悲哉。如此章一貫之旨。誠非不能大知之者所及。然游夏以上。豈不與聞。特門人所錄。偶有參與。賜耳。千載之後。據遺文。僅存者。而謂二子獨得聞之。又以其有詳畧。而爲二子優劣。可不謂鑿乎。蓋孔子之道。卽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先王爲安民立之。故其道有仁焉。者。有智焉。者。有義焉。者。有勇焉。者。有儉焉。者。有恭

依於仁遠而歸
博文約禮兩見雍也
顏淵

焉者有神焉者有人焉者有似自然焉者有似偽焉者有本焉者有末焉者有近焉者有遠焉者有禮焉有樂焉有兵焉有刑焉制度云爲不可以一盡焉紛雜乎不可得而究焉故命之曰文又曰儒者之道博而寡要然要其所統會莫不歸於安民焉者故孔門教人曰依於仁曰博文約禮謂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己也學先王之道非博則不足盡之故曰博文欲歸諸己則莫如以禮故曰約禮然禮亦繁矣哉故又教之以仁仁先王之一德也故謂先王之道仁盡之則不可矣然先王之道統會於安民故仁先王之大本

錢經之喻見大全未說

德也依於仁則先王之道可以貫之矣故不曰一而曰一以貫之辟諸錢與經仁經也先王之道錢也謂錢卽經可乎是一貫之旨也宋儒亦有錢經之喻以一理爲經然一理貫萬理則萬理一理之分豈容言貫乎一理貫萬事則岐精粗而二之依然老佛之見已可謂不成喻矣忠恕者爲仁之方也故曾子云爾然忠恕豈能盡先王之道乎由此以往庶幾可以盡之示之以其方也故而已矣者非竭盡而無餘之辭亦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豈盡於堯舜之道乎亦言由此則可以盡之耳此章之義後儒或以爲

堯舜之道云云子孟子

告子

後諸說散見集註及

大全

論語

五

一理或以為一心或以為誠其謂之一理者昧乎貫
字也其謂之一心者不知先王之道述其謂之誠者
僅謂動容周旋中禮耳不知孔子之所為道也忠者
為人謀而委曲周悉莫不盡已之心也恕者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之謂也皆以與人交者言之仁之為道
亦在與人交之間而長之養之匡之成之使各遂其
生者也然仁道至大非門人之所能故以忠恕示其
方也如舊註天道也人道也體也用也天之忠恕也
聖人之忠恕也學者之忠恕也皆堅白類耳任口而
言其理則莫有不可言者然求諸古言豈若是其恣

三忠恕朱子說見大全

論語精義卷之五

乎可謂道之賊也皇侃本貫之下有哉字小人者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者在上之人也雖在
下而有在上之德亦謂之君子小人者細民也雖在
上而有細民之心亦謂之小人義者詩書所載先王
之古義也古之人據先王之古義以裁決事之宜焉
古學既亡人妄取諸己臆謂之義非義之義也後儒
解義以宜以裁決皆其一端耳其源昉於誤讀孟子
以羞惡之心為義耳朱子曰義者天理之所宜以此
而贊義何不可之有苟不本諸先王之古義將何所
取乎禮義一類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孟子曰非

孟子書離婁篇

論語精義

卷之五

義以方外易文言

大義滅親左傳隱公

四年

不仕無義微子篇

易繫辭

禮之禮非義之義傳曰詩書義之府也。可以見已。歷觀經傳有禮之義者。此先王所以制禮之義也。有以人臣言之者。如義以方外。大義滅親。不仕無義。及出處進退之義。是也。有以利對言者。如此章是也。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蓋民以營生為心者也。其孰不欲利焉。君子者奉天職者也。理其財使民安其生焉。是先王之道之義也。故凡言義者。雖不與利對言。然莫不歸於安民之仁者為是。故也。故義者士君子之所務。利者民之所務。故喻人之道。於君子則以義於小人則以利。雖君子豈不欲利乎。雖小人豈不

悅義乎。所務異也。宋儒以為語君子小人所自喻者。乃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是其意謂聖人洞見其心焉。果其說之是乎。君子小人其心判然霄壤。雖聖人終不能化小人也。於是乎惡惡之心勝。而先王孔子之仁漸焉。豈不悲乎。觀書盤庚。專以生生喻之。喻民之道。自古為爾。喻君子以利。而後張儀蘇秦之術行於天下也。宋儒貴心學。動求諸己。於義利之辨。剖毫剖釐。務探心術之微。究其歸。不過於徒評論是務耳。孔子之言。豈其然乎。學者察諸事父母。幾諫。朱子引內則。大得古學之意。

博學無方禮記以則

家語六本篇而孔子曰
發言不逆可謂知言
矣

非引也

主忠信兩見字而字字
君子不重章學而篇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孟子告子篇

臣哉鄰哉書宣稷

易曰文言

詩云大雅庶民

遊必有方。如博學無方之方。鄭玄曰。方猶常也。為得
之。言其學無方。亦猶常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復出而逸其
半。非也。孔子曰。知言。又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故
孔子多誦古言。論語所載。不皆孔子之言矣。蓋父在
則觀其志。父沒則觀其行。古言也。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亦古言也。孔子或並引。或單誦。非復出矣。
所以並引者。以見學貴博也。并二言而義圓矣。門人
所以又錄其單者。以見孔子用古言之方也。如主忠
信。亦非復出而逸半者矣。仁齋先生以君子不重章

非一時之言。可謂善讀書。然未識孔子誦古言。悲哉。

以約失之者鮮矣。此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意。古

單言約者。困約與約束耳。孔安國朱子胥失之。

德不孤。必有鄰。鄰。如臣哉鄰哉之鄰。謂必有助也。易

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亦謂多助者也。詩云。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是德之所以多助也。夫德而莫有助焉者。

則湯與文王。豈七十里若百里而興乎哉。古註引方

以類聚同志相求。可謂謬矣。仁齋先生引祿在其中

矣。可謂鄙矣。

事君數數必古言。謂屢諫也。朱註為得之。蓋人不可

以言喻也。貴自得之也。如憤悱啟發。可以見己。自孟子以言語強聒而後。斯義遂泯矣。仁齋先生據古註為煩數之義。曰：褻狎戲弄。屢相往來。至於煩數。為臣之於君。有職守在。豈可以屢相往來言之哉。士之居學。比諸百工居肆。則朋友同筆硯者尚矣。何翅屢相往來已乎哉。其失亦坐不識古言而徒以字義解已。鄭不厭次。亦濼濼也。且為濼若之濼。濼必自出也。單言於菴。困於興。於東。其以每困。未于者。夫以之。如於矣。之。於。菴。困。於。興。於。東。其。以。每。困。未。于。者。夫。以。之。論語微乙。言。何。謂。濼。濼。言。能。言。言。未。能。言。言。于。語。古。言。其。若。



